

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魔女情潮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魔女情潮

上

(加) 中 華 書 局 出版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魔女情潮

下

(加) 1972 年 12 月 1 日 出版

魔 女 情 潮

(上、下册)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520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册

ISBN 7-6484-0195-4

(上、下)册定价:33.80 元

内容提要

毒死嘉靖皇帝的医仙王金，偷走了皇家秘藏仙录真诀，结果被打入天牢待决。

唾涎升仙秘录的苍天教主设计救出了医仙，狡诈机警的王金金蝉脱壳，把秘录交给了拔刀相助的土地刀客高大元，嫁祸于人。

在苍天教、四海社、白莲会众多高手的千里追杀下，英俊魁梧的高大元游戏人间，吃定了苍天教圣女杜英、白莲会魔女施明秀，把洪泽三龙女戏弄得情潮汹涌不能自己，在追杀行动中屡屡自乱阵脚。

黄山大决战，高大元一举解开了三方恩仇情怨，平息了武林腥风血雨，携走了侠女、圣女和魔女，从容归隐太湖。

十六

“你也可以称他们为勒索集团。每个人对这些财神的看法，随身受的程度而定。”留八字胡水客摇头苦笑：

“十年来，着手发掘左神幽虚洞天，那位神秘洞主底细的大豪大霸真不少，却没听说有谁成功了。那位洞主，仍是江湖最神秘的人物之一。出动办事的弟兄，对外称五路财神，替苦主讨债势如雷霆霹雳，不动刀则已，动则血肉横飞，这位财神在这里出现，我几乎可以嗅到血腥味了。”

“可别走眼啦！也许他是途经此地而已。”同伴脚下加快，走的是相反方向：“咱们地是途经此地的，明早就快马加鞭下南京快活，这里出了任何血腥事故，皆与咱们无关。这位财神所做的任何事，都不会牵涉到我们。”

“呵呵！本来就不关我们的事呀！”

江湖上黑白正邪各式各样的集团组合真不少，各门各道帮派会社多如牛毛，有些与江湖牛鬼蛇神划清界限，各展神通，各谋名利。

玄门十大洞天的左神幽虚之天，传说中有太湖的洞庭西山。十年前，突然被一个组合作为山门旗号，称五路财神。

主事人称洞主，组织极为神秘，江湖朋友知道他们专替受害苦主讨债，并涉及进一步勒索，因此称之为讨债集团或勒索集团，也被看成亦正亦邪不黑不白的威震天下组合，口碑却不差。

出动讨债的财神数目不一定，自称财神，外人称之为刀客，因为他们以武力讨债。财神是地位最低的神，但仍然是众所周知的正神。派出的财神通常不露名号，讨债的手段相当激烈，名动江

湖，但身份如谜。

江湖上以财神为绰号的几个高手名宿，被逼隐起名号免招是非。

留八字胡水客认识高大元是幽虚洞天的财神，却不知道他姓甚名谁，也不想多事与他打交道。

替大豪们做保镖护院的人，与讨债的财神有利害冲突，一旦找上大豪的讨债，保镖打手首先遭殃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八骑士是从高升老店赶来的，其中七人来自京都，刚到不久，由陆大仙留驻在店中的爪牙，引至皇甫家会合，无意中替陆大仙解围。

人骑士冲到埋伏区，弥勒教的六男女，已经退出百步外，正掠走如飞撤回赤铸山剑园。等骑士们弄清出事的经纬，想追已失去敌踪机会错过了。

半个时辰后，大群人马出现在剑园外围。

陈兵相胁，示威性的行动显而易见。

苍天教的人无意发动攻击，显然也缺乏攻击的实力。向剑园白昼发动攻击有如攻坚，攻坚的实力，最少也得比防守者强三倍，不然决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，所付出的代价，也将极为惨重。

上次弥勒教夜间攻坚，当时的实力真比苍天教强三倍，结果仍然无功而返，虽则除去苍天教不少爪牙，自己也付出相当。重大的代价。

已成了死仇大敌，武功解决是唯一的途径。

剑园内的人，也知道光临的人无意攻坚，懒得理会、整座庄院静悄悄，看不见走动的人，每个人皆在暗处严加防守，静候变化。

人手仍嫌不足，不可能包围剑园，所有的人皆隐身在庄门外半

里地的路侧树林内，等候进袭的好机，也等于是封锁剑园示威，表示有能力发动攻击。

看谁先失去耐性。在气势上，苍天教占了上风；攻击的二方，必定在气势上比防守的人强。

久久，庄门开处，蹑出一男一女，自衫白衣裙，年龄已是中年四十出头，气概不凡人才一表，并肩在园外的广场散步，有说有笑神态安祥，毫不介意百步外隐身在林中的强敌突袭。如果发动突袭，绝对无法把他们留下，广场外围视野广阔，有充足的时间撤回园门。

这边也出现两个人，其中之一是陆大仙。

以往，陆大仙是主事人，但七骑士到达之后，陆大仙失去司令权，可知赶来的七骑士，地位比陆人仙高。

走在他前面的年约半百，相貌极为威猛的人，梳道髻，穿一袭宽大的黑长衫。佩的剑特长，比标准剑长两寸，古色斑斓，是宝剑级利器。

园内出来的一双英俊美丽中年男女浑身白，他两人则是浑身黑，站在阳光下，形成强烈的对照。

双方在广场的边缘碰头，神态倒是泰然友好。

“尉迟兄，你只是贵教祖师堂三十六守护天尊之一，地位不算高，担负不起双方火并的重责。”相貌威猛的人，说话的口气具有威胁性：“以往双方人曾有任何瓜葛，没有利害冲突，你这样做，聪明吗？”

双方可能不陌生，所以能保持和平相见的局面。

“在下在芜湖，算是主人，如果出厂任何难以收拾的事故，责必定不在主人尉迟兄的口气也相当强硬，神情也流露出不可一世的傲态：“方会主，回京都去吧！京都才是你们一教一会的势力范围，你们跑得太远了，有如飞象过河，也像是离山的猛虎，和本教争地盘，你自以为聪明吗？”

“阁下，把真的仙书秘笈还给我，本会立即离境，而且劝说敝教的主事人，收坛撤离贵地……”

“你在妙想天开，方会主。”尉迟兄打断对方的话，脸色渐冷：“真的仙书秘笈你们掉了包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两件事，你们必须办到，以免不能活着返京都。把真的仙书秘笈交出。这些仙书秘笈是医仙王金的，即使是他本人携书经过此地，要他交出，他也不敢拒绝。其二、撤坛离境。早年，本教也用雷霆手段，裹胁当地名人入教，多次碰上一些多管闲事的江湖怪人干预，损失不少精英。

因此最近几年改弦易辙，不再使用雷霆手段裹胁了。皇甫家是本地名人，三年前本教人曾经劝使他襄助发展，被皇甫俊拒绝之后，便不再打扰他。他不是善男信女，你们向他煎迫，须防反噬，得不偿失。你们撤走之前，最好不要伤害他的人，他如果有了三长两短，必定影响本教的活动。两件事办不到，方会主，结果你心中明白，我不再和你们和平相见，你请吧！”下逐客令，相当不礼貌。

双方的要求完全不能妥协，两极化的严重利害冲突，谁也不可能让步，武力解决是唯一途径，已经摆出不是你就是我的局面，不可能再谈出什么结果来。

仙书秘笈成了引火之媒，演变成为地盘霸权声威之争，双方都有人死伤，都认为自己的实力可操胜算，谁肯示弱撤离疆界丢弃基业？

“你不要嘴硬虚张声势。”方会主怒形于色，双手十指不住伸屈：“你心中明白，我有把握在你其他地区大援赶到之前，一举铲除这里的秘坛香坛取而代之，一旦发动攻击，只许有一个结果。

“你吹起牛来了。”尉迟兄冷笑：“我尉迟太极威震天下时，你仍是一群黑道小亡命的小头头。凭你一群走投无路，仓率组成的一群杂碎，妄称什么雄风会，做苍天教外围走狗打手，就敢狂言和本

教决雌雄争口食？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你发动吧！我等你发动呢！等本教江右分坛的几位法主赶到，你们能活着逃回京都的小猫小狗，恐怕就没有几只了。”

目下隐匿待机而动的第三代教主龙虎大天师，轰轰烈烈号称旷世袞雄，独撑五十年余威仍在，目下藏身四川，准备三度起兵灭明兴唐。年已过古稀，依次法力通玄龙马精神，对美女仍有特殊的爱好。

弥勒教正式退出京都，是最近十年的事，秘坛香堂仍然遍天下，实力仍在。本教主的三子七孙，加上难以计数的义子女孙子女，仍在各地广布香坛，仍然是威震天下的第一大秘教；苍天教在京都建基不足十年，那能比？势力范围也仅限于京都。山东山西的边缘地带，所以要积极图谋发展，南下扩张势力，要发展成天下级的组织，雄心勃勃颇有成就。南面势力已扩展至淮安，洪泽三龙女就是淮安地区的秘坛主事人。

如果能在太平府建立秘坛，铁定可以再向南扩张，直接威胁弥勒教江右与湖广香坛的存亡。芜湖所发生的小冲突，预为日后争地盘建势力范围的大火并布火种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；任何一些小事故，皆可能改变宿命，影响人的一生吉凶祸福。

一次天翻地覆的大灾难，很可能是一次偶发的小事故而引起的。

高大元所携带的仙书秘笈，居然成为引发血腥火并的火源。

本来，不论哪一种秘笈，发展的方向，虽然大同小异，但通常各有对象，各有发展的阶层，不曾明争只有暗斗，很少公然拚个你死我活。

弥勒教以高阶层人士为发展对象，吸收王公贵族胄地方名人。苍天教的发展路线正好相反，贩夫走卒牛鬼蛇神来者不拒。

按理，双方不应该发生利害冲突，各走各路，发展方向不同，应

该共存共荣，各取所需。但一旦牵涉到地盘势力之争，就有了严重的利害冲突，再不善加调和妥协，早晚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一定会走上火并这条路。

双方都自以为是强者，势成骑虎欲罢不能，如无外力干预疏导，你死我活已成定局。

气氛一紧，即将剑拔弩张。

一旁出现三个人，形成犄角鼎足而立。

“你们的事，与在下无关。”现身的天暴星似乎有意火上添油：“大江两岸，本来是我四海社的地盘，与雄风会方会主并无交情，与九幽逸客陆大仙也仅小有认识，暂时走在一起，不牵涉声威权势之争，为利害取舍的交情，随时皆可能因利害有了冲突而改变。现在，在下郑重宣布，各行其是互不干涉，希望不要再有任何瓜葛。”

“天暴星，你要倒戈吗？”陆大仙怪眼怒睁，大为光火：“你在打什么混帐主意？”

“陆大仙，你不要再逼我，千万不要。”天暴星也怪眼彪圆，怒火渐炽：“我以为你只是为了王道土的仙书秘笈，暂时经过此地办事而已，事实是你们却迫不及待在此地建秘坛，鸠占鹊巢引起无穷风波，影响各方的权益受损，实在令人不敢领教。你们其实谁也没真把仙书秘笈放在心计，仙书秘笈只是争霸的借口而已。”

“胡说八道。”

“是吗？那个身怀仙书秘笈的高小辈，已经离埠溜之大吉了，而你们却在这里，要杀得你死找活……”

“仙书秘笈已被勒勒教的人夺走了，是从你这无义的混蛋手中夺走的。”陆大仙的嗓门像打雷：“你这混蛋到底想说些什么？”

“我已经派人查明了，的确有人在扫坊买了不少书，用心加以改头换面，到处乱撒。

这是说，真的仙书秘笈仍在高小辈手中。”

“狗屁！他那有时间弄鬼？”

“真的吗？他曾经扬言要向你们双方讨回书，结果却悄然溜之大吉了，分明是心虚以进为退，带了仙书秘笈远走高飞了。你们在此地杀吧！不关我的事，我要去迫他，他也跑不了。”

不等两方的人有所反应，大暴星声落人动。带了兩名爪牙一溜烟走了，跑得飞快。

方会主向陆大仙打手式，也急急撤走。

不久，剑园的人也高举外出，甚至带了简单轻便的行囊，显然将有远行。

皇甫家一阵忙碌，乘坐骑的人光行出发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高大元并不急于远走高飞逃灾避祸，在河岸长街慢吞吞购置旅行日常用品，草鞋、蜡烛、雨伞、盐、蒜头……似乎有意逛市场。

扮成村姑的杜英，对他的举动大感困惑，他那个并不大的包裹，似乎逐渐增大。可以看到的是：包裹内的确没有书。

逃避大群高手追逐，应该尽快远走高飞，最好能肋生双翅，一飞千里早离险地，取得安全距离，让追的人无踪可寻。

耽搁了老半天，这才洒开大步过桥，走上了至宁国府的大道。道上旅客稀少，几乎全是从城里返回村里的地方县民、没有长行的外地旅客。

里外是大官道岔路口，岔道向东南伸展，通向山区的宁国府宣城县。名义上这条路也是官道，但比南下的大官道窄小两倍，旅客少十倍。

岔路口的歇脚亭中，踱出一个老村夫，提着一个青布包裹，站在亭口相候。

“那个老村夫可疑。”傍在他身右的杜英，用警觉的口吻提醒他注意：“决不是本地的村夫。”

“是等我的。”他口气平静。

“噢！你的朋友？”

“呵呵！得看你对朋友二字的看法而定。朋友种类繁多，路上碰头嘿——声打招呼，也可以称为朋友。你先走，我有事和他商量。”

即使是交情深厚的朋友，有些私事不希望第三者参予，保持个人的隐私。高大元与杜英相识为期甚暂，还不能算在交好友。她的意思很明白，有关隐私的事，不希望杜英过问参予，因此要杜英先走。

杜英虽然不想先走，但怕引起误会或不快，不得不走，一直就用怀疑的目光狠盯着老村夫，心不甘情不愿超越到前面慢慢举步。

老村夫是大衍散人，这位老道经常化装易容鬼混。

等他走近，便和他并肩举步。

“就此逃灾避祸，远走高飞？”大衍散人将包裹递给他，一面走一面说：“扮胆小鬼？”

“呵呵！你冒充世外人假清高，却唆使我闹事闯祸，真正的无为而无所不为伪善者，你为何自己不出头？”他用打狗棍将包裹挑上肩怪笑：

“耽搁了老半天，我往山里走，岂是胆小鬼所能办得到的？往偏僻处走，决难逃过大群高手的追猎。你要不要跟去看热闹。”

“该在附近解决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对。”

“为何？”大衍散人讶然问。

“兔子不吃窝边草。”

“这……”大衍散人惑然。

“我不能在太平府附近任性妄为，所以伤人而不杀人，因此白挨揍，让他们不断行凶撒野。他娘的！他们最好不要跟来。”他的算目中，出现狰狞的光芒：“不过，他们一定会追来的。”

“如果他们不迫……”

“那就算他们走运。”

兔子不吃窝边草，这句话形容并不恰当。

高家在太平府，是颇有声望的仕绅族，所有的弟子出了犯禁触法的事，都会让家门蒙羞。小至偷鸡摸狗，大至杀人放火，决难逃过乡亲的耳目，连不当的言行也会受到议论。

所以，他不想做得过份引起注意。结果，对方却可以无所顾忌地向他大打特打要他的命。

“你真应付是了？他们的大援已陆续到达，连雄风会的会主也赶到了，似是倾巢而至，弥勒教方面，很可能有祖师堂察护法师级的高手参与。”

“你跟来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呀！”

“贫道……”

“他们不论是否夺得仙书秘笈，都会再打医仙王金王道士的主意。你袖手旁观，为何要数千里迢迢从京都跟来？看热闹？”

“这……”大衍散人老脸一红。

“你与医仙王金交情不薄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帮助我釜底抽薪，岂不是间接帮助医仙王金？弥勒教法师级的人物，你怕？”

“你就是想拖我下水……”

“你才是居心叵测，打我的主意，存心不良，要我替你消灭。来吧！我在前途等你。”

“以后再说。”大衍散人奸笑，转身回头扬长而去。

“这老道奸似鬼。”高大元盯着老道的背影苦笑。

他当然知道大衍散人有困难，上厂年纪的修真人士，最好与世无争，清静无为不管人间善恶。

大衍散人是无为教的弟子，无为是该教的宗旨。

再说是大衍散人从京都来看天色，人地生疏，敌势过强，孤掌难鸣，所以唆使会人出头挡灾，情有可原，想放弃却又不甘心，只能在暗处有心机耍手段，除非万不得已，这老道是不会站出来露面逞强的。

天色不早，该赶路了。

杜英在前面等他，等他走近，瞥了他挑着的包裹一眼。

“那里面是什么？”杜英傍着他举步，眼中满是疑云。

“书。”他信口答。

“书？真是仙书秘笈老？”杜英大感惊讶。

“你不要管，你知道得愈少愈好。有些人已经为了仙书秘笈而送掉性命，我不希望你也为 I 这些书而遭到不幸，这件事我和他们好好解决。有些事，当事人应该负起责任的，旁人涉入反而增加复杂性，其实我并不希望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不要可是，杜英。”他郑重地打断对方的话：“我已经再三容忍他们再三的迫害，可说情至义尽。但每个人都有自尊；容忍是有限度的，一旦容忍已达到极限，就会走极端玉石俱焚。我现在作最后一次容忍，扮胆小鬼远走高飞，算是最后的让步，他们最好不要跟来耀武扬威，光棍打九九个打加一，以免玉石俱焚。”

“但……这些书……”

“这些书是我的，任何人也无权向我行凶劫夺。他们可以认为他们是强者，有权争江山夺社稷，认为江山他们也有份争夺，认为天下非朱家一人的天下，但我也有权保护我的私有物，我的命也不是任何人说要就要的。不要说了，该赶两步啦。”

“把书交给他们，让他们拼命争夺，你我就可以脱身事外，岂不免去许多凶险是非？”杜英正理会他的要求，急急跟上表示意见。

“你说过，那些书是废物……”

“俗话说，善财难舍。”他脚下逐渐加快：“这些书在我的心目中

是废物，他们却不作此想，认为是人间至宝，我可没有暴力下奉送的好修养。天色不早，还可以赶二十里找村落投宿。”

至宁国府的府城，全程一百五十里。芜湖属太平府，县与宁国府境交界处，在八十里的界首集，也是这条路的宿站，算一日程。他俩午后许久才动身，显然赶不上宿头，得在中途找村落投宿，用不着急急赶路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远出十余里，已可看到小山丘陵，满目青翠，稻浪似海，遍野桑麻，村落星罗棋布，但道上甚少旅客往来。

陌生人在这一带行走，很难隐起形迹。

一声长啸划空传到，是从后面传来的，声源似在后面五六里，但依然感到有点震耳。

“咦！像是警啸声。”杜英讶然回顾。

视界被树林所阻，仅可远及两三里外。路上有九个乡民行走，当然不会是乡民与来时的得意引吭长啸声。

“快走。”高大元脚下一紧，催促杜英加快。“混蛋！他们真的追来了。”

“是追来的人发啸示威？”杜英满脸狐疑，脚下放快：“应该不可能呀！他们有千里透视眼。”

“离开道路。”高大元折人路有通向小村的小径。

“不久便知道了。”

他知道啸声发自大衍散人，这老道暗中跟在门面，发觉追赶的人，发啸声示警。

他不便告诉杜英有关大衍散人的窄，虽则杜英曾经多次见过大衍散人，每一次见面，大衍散人似乎改变一次像貌装扮。他心中明白，大衍散人下希望透露两人交往的秘密给第三者知道。

刚藏身在一丛灌木内，距大道约里余，九匹健马已飞驰而至，快速地赶到前面去了，并没发现他俩的藏身处，一个个策马急驰全神贯注赶路。

杜英的神色凝重，盯着远去的骑士背影发怔。

“果然是陆大仙那些爪牙。”高大元的目光，也追随骑士的背影：“时辰未到，哼！咱们来好好消遣消遣，我有的是时间。”

“你有何打算？”杜英问，并没听清他的活。

“以后再说。”高大元动身向南越野而走：“路只有一条，所以他们放胆追，可能打算赶到的前面上堵住去路，等后续赶到人前后一堵，十拿九稳可以把他们堵住起网收罗。算盘打得相当如意，却没料到被我们先发现他们。好，就让他们空欢喜一场，我们绕小路走，我打算引他们到处乱窜，制造打击他们的好机。”

“噢！你怎么绕回去？”杜英发觉他所走的方向有异，的确像是绕回县城方向。

“用迷踪术和他们玩玩。”高大元一言带过，不多加解释。

“你算了吧！你在逃避。”杜英似乎对逃避不满，可能认为兵来将挡才有趣：“你的口气强硬，其实却是掩饰逃避的心态。”

“是吗？”高大元埋头急走，懒得多说。

“当然是啦！他们赶到前面布网张罗，堵截封锁，然后围堵收网，准备瓮中捉鳖。而你反绕回去，有如南辕北辙天各一方。

更像参商雨星，永远不会碰头。既打不起来，也愈分愈远。

“哈哈！你外行，”高大元愉快地大笑，根本不以有大敌当前而紧张耽心。

“我怎么外行？”

“参与商根本不是两颗星的星名，称商是错误的。”高大元把无关的事提出大做文章：“我那些古代同道前辈，对天文颇有研究。但记载天文的读书人所知不多，断章取义搞错了，以致流传万载，一错到底。”